

面向觀眾——巴黎賽努奇博物館 館長易凱談博物館收藏與定位

■ 編輯部採訪、林問亭編譯整理

巴黎市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 musée des arts de l'Asie de la ville de Paris，以下簡稱賽努奇博物館或賽努奇；圖 1）擁有豐富的東亞藝術收藏，為法國最主要的兩間亞洲藝術博物館之一。有著中國藝術史學背景的易凱（Eric Lefebvre）博士，以其豐富的學術與策展經驗，自 2015 年起擔任賽努奇館長。因適逢易凱館長來臺參與本院於 2018 年底主辦的「皇室文物的鑑賞變遷」研討會（圖 2），在聽其以學術角度討論法國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如何走向公眾化之餘，我們也藉機邀請他和我們分享擔任館長三年多來的經歷與心得。

28

故宮文物月刊

434



館長的首要任務：加強博物館特色與定位

易凱博士自 2015 年 6 月擔任賽努奇博物館館長至今已近四年。在此之前，他曾在賽奴奇博物館擔任了九年的策展人，負責中國藝術的研究與策展，之後到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以下簡稱吉美博物館）任職。易凱館長說，回到賽努奇博物館擔任館長後，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努力將館藏好好地介紹給觀眾。

賽努奇所藏的中國新石器時代至宋代文物普遍被古代中國的研究者視為該領域重要收藏。（圖 3）近年來，賽努奇博物館團隊考量到博物館扮演的社會角色及其服務的大眾，



圖1 位於巴黎的賽努奇博物館外觀 Gilles Targat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et

認為法國民眾會想要從古而今，更完整地瞭解中國歷史。而賽奴奇的任務便是使大眾瞭解中華文化的發展歷程，從歷史背景與切入角度上提供他們看待中國與東亞事務的觀點。

除此之外，對易凱館長來說，另一個重要的目標便是讓賽努奇博物館的定位與特色更加鮮明。館長解釋，法國境內有兩間重要的亞洲藝術博物館：國立的吉美博物館與巴黎市立的賽努奇博物館。以館藏和定位而言，吉美的特色是從印度到日本，將亞洲由西而東串連了起來；也因此中亞文化和佛教發展對瞭解吉美收藏來說十分重要。而身為「巴黎市立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賽努奇相較之下聚焦於東亞。自 1898 年對大眾開放以來，賽努奇博物館先以日本和中國的文物收藏為主，後來才再加入了越南和韓國的藏品。

在拓展了館藏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後，易凱館長希望新加入的藏品能有更高的能見度，讓更多觀眾看見。雖然賽努奇博物館的空間並不允許這四個地區的文物擁有四個各自獨立的展出空間，但博物館團隊仍會在展示上努力呈現不同區域的特色與彼此之間的連結。以青銅時代為例，館方希望展覽不止是展出



圖2 易凱館長至南院參加研討會並參觀展覽 陳守昱攝



圖3 賽努奇博物館內大佛陳列室 Pierre Antoine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中國的青銅器而已，而要同時呈現中國和越南兩地的青銅時代文物。這樣一來，觀眾便能欣賞並思考兩者間的關聯與各自的特色，同時認識更多不同的文化，而博物館的定位與特色也能在此展現。

對賽努奇博物館定位的發展來說，其中一個關鍵點是二戰結束後，時任賽努奇館長的瓦迪姆·葉里綏（Vadime Elisseeff, 1918-2002）因結識不少當代中國藝術家，在1946年便首次舉辦了當代中國繪畫的展覽。張大千（1899-1983）、齊白石（1864-1957）、傅抱石（1904-1965）等二十世紀前半的巨匠都參與了當年的展覽。當時一同展出的還有潘玉良（1895-1977）、林風眠（1900-1991）、

徐悲鴻（1895-1953）等在巴黎活動的中國藝術家，以及年僅二十六歲，在法國還沒沒無名的趙無極（1921-2013，圖4）——這是趙無極作品在法國的初次亮相。易凱館長表示，像這樣完整地将二十世紀中國繪畫介紹給大眾的機會不僅在法國非常稀有，甚至在整個歐洲都極為寶貴。這些現當代藝術展覽讓賽努奇團隊得以實踐把完整的中國歷史介紹給大家的願景，而這也是三、四年前易凱博士回賽努奇擔任館長起，便一直想投入的事。

博物館對時代與觀眾的回應

由此可見，賽努奇博物館團隊要將什麼東西、以何種方式展現給觀眾是經過深度思



圖4 趙無極肖像 Edouard Boubat攝 取自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編，《趙無極回顧展——Zao Wou-Ki retrospective》，臺北市：北市美術館，1993，頁95。

辨的，而該館近期的展覽也是基於館長前面分享的這些理念所策劃。博物館的教育意義為何？我們想要藉由展覽傳達什麼訊息，要提供年輕一代什麼樣的展覽？易凱館長指出，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提出與思考的問題。

近年來，法國教育體系致力於中文教學，不僅是大學成立了中文系，連中學也會提供中文課程供學生修習。語言之外，歷史也是門炙手可熱的學科。在法國，年長一輩、甚至是易凱館長這世代小時候會在學校學習到古文明，而「古文明」在當時所指涉的便是埃及、希臘與羅馬，並未包含亞洲古文明。相較之下，現在十一、二歲的法國學生便能在課堂學習到亞洲歷史與文化知識，對中國也因此有了基礎認

識。在此時代轉變下，易凱館長認為博物館要能呼應學校教導的知識，並且回應授課教師的期待，讓學生有機會實際觀察文物。賽努奇有豐富的相關館藏，如陶俑、禮器等，其實已經準備好銜接上學校教育了。

「中國芳香」：博物館的新嘗試

延續前面所說的博物館定位，易凱館長說，賽努奇博物館非常特殊的一點，是其在古代、現代，乃至當代藝術之間的平衡。他解釋：「其實這和我先前提到的博物館定位有關。」一般來說，我們會看到一個博物館聚焦於古代或現當代兩者之一，而較少見兩者兼具的。但賽努奇博物館團隊試著找出這

兩者間的平衡點，讓展覽除了能在前面所提的不同區域之間取得平衡，展出四個不同地區的文物之外，也能將古代與現當代的文物、藝術都展現於世人眼前。易凱說：「找出這中間的平衡點對我們來說一直是件重要的事，而我認為大眾會喜歡我們的作法。」正因如此，大家常常能在賽努奇博物館參觀時發現驚喜，看見一些稀有新奇、過去沒人嘗試過的展覽主題與展出方式——賽努奇最近的展覽「中國芳香——中國古代香文化（Parfums de Chine, la culture de l'encens au temps des empereurs，以下簡稱中國芳香）」便是如此。（圖5、6）

對易凱館長而言，「中國芳香」這個展覽有趣之處在於，當我們提及去博物館參觀

時，一般都會聯想到視覺上的欣賞與投入，乃至對視覺文化的認識；但這個展覽卻不同。「中國芳香」以香來吸引觀眾，以嗅覺和觀眾互動。「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個挑戰」，因為視覺和嗅覺展品的物質性（materiality）截然不同，要如何重現氣味並將其展出是門大學問。

在現任迪奧香水（Dior Parfums）總監的香水師弗朗索瓦·德瑪席（François Demachy）和研究中國香文化的學者奧林熱（Frédéric Obringer）兩位專家大力協助下，賽努奇於此展覽重現了中國古代的香製品。而受到吸引前往參觀的大眾，則形同參與了博物館團隊以展覽形式進行的一場嗅覺實驗。易凱館長說，透過香氣和嗅覺來把中國藝術



圖5 2018年賽努奇博物館「中國芳香——中國古代香文化」展場一隅 Raphael Chipault 與 Benjamin Soligny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圖6 2018年賽努奇博物館「中國芳香——中國古代香文化」展場一隅 Raphael Chipault 與 Benjamin Soligny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介紹給大眾，既能完整展現主題又富有新意。觀眾對賽努奇該展覽反應良好，因此策展團隊此番嘗試是成功的。

數位化時代與全球局勢的挑戰

談及擔任館長以來曾遭遇什麼樣的困難，易凱說自己面對的問題是國內外許多文化機構管理者、文化行政人員都會遇到的，不算真的面臨過特別艱鉅的挑戰。現在的博物館比起過往在很多層面上都有所突破，因其必須與時俱進；文物不論藏於庫房或展示於大眾眼前，都要以最佳的方式維護。

但若真要說，「數位化對我們這些博物館來說是最大的挑戰」。博物館方瞭解觀眾渴望透過網路看到更多博物館與文物相關資訊，也希望能達成大家的期望，但這在財政

上其實並不容易。因此，當今的博物館便必須找到方法克服財政困難，以達成目標。舉例來說，面對數位化耗資的挑戰，賽努奇身為巴黎市立博物館成員之一，得以仰賴這十四間博物館共同的資訊科技小組技術上支援，免於獨自肩負起博物館內部資訊團隊的負擔。也可以說，「如果不在巴黎市立博物館網路內，我們便無法完成今日的數位化成果」。

國際間博物館數位化的趨勢讓巴黎市立博物館得以提出這麼一個聯合資料庫的構想，而這個資料庫目前為止也運作得十分良好。待賽努奇博物館的新網站架設完成後，館方就可以從聯合資料庫中擷取出自己博物館的資訊，讓觀眾得以更簡便地在網路上檢索賽努奇館藏。

易凱館長同時表示，他所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賽努奇身為一個國家級博物館，很多展覽都需向國際間的博物館借入展品。但在當今世界局勢下，可以感受到如國際政局等因素，確實使國際合作比起以往變得困難了些；而這點也反映在了博物館行政上。與現在相比，博物館過去在國際交流上反而較能仰賴外交和各國駐外使館的文化服務，以及法國駐外大使的協助。

而被問及賽努奇一年的參觀人次大約是多少時，易凱館長則表示，展覽是吸引觀眾前往博物館參觀的主要因素，參觀人次其實視每年展覽不同而有所變化。當博物館有一個主題與展品非常精彩、非常吸引人的特展時，自然會有較多人前往參觀。2018 這年，賽努奇兩個主要的特展吸引了約十萬名觀眾前往參觀。



圖7 1972 趙無極 無題 (Untitled) 紙本墨色 賽努奇博物館藏
Stéphane Piera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 Adagp, Paris, 2019

趙無極的作品與私人收藏

至於擔任館長至今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成果，易凱館長則說是讓賽努奇博物館的館藏更加豐富。館長解釋，雖然博物館在當下要增加館藏，文物來源基本上限於藝術市場，但賽努奇很幸運地得到了一些重要的館藏捐贈，例如近期獲得的關鍵捐贈之一：來自趙無極遺孀馬凱－趙女士 (Françoise Marquet-Zao) 的藏品。

馬凱－趙女士捐贈的藝術品也正好完全符合前面館長提到的賽努奇博物館定位：不但包含趙無極私人收藏的青銅、陶瓷與玉器，豐富了博物館的古代藏品，同時也涵蓋其十二件早期與十一件晚期作品——正是賽努奇在積極發展的二十世紀藝術收藏。(圖7、8) 以二十世紀在巴黎活動的中國藝術家而言，趙無極的收藏與作品尤其重要。館長說，這些新館藏是以博物館自身營運資金無法獲得的，須得仰賴外界支援；能在現有條件下使館藏更加豐富，是令他感到十分開心的事。

藝術史學背景與館長工作

談及身為一位藝術史學者，學術背景對館長在博物館工作上有何助益時，易凱館長說：「假如沒有對藏品與該領域的知識背景，也對當前相關領域所關切的問題並不熟悉的話，我無法想像自己能順利進行前述那些計畫。」舉例來說，過去十年來，賽努奇博物館的研究與策展人員對館藏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但這些知識須得傳達給更廣大的群眾才更有意義。有些時候需要更貼近當前大家研究中關切的議題，還有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易凱館長說，這些主題在臺灣這裡顯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比他觀察到故宮南院近

來在做的事。館長認為，保持研究精神、試圖找出特別的主題與角度，不但能讓自己保有對學識的好奇心，也會使團隊擁有共同目標，因而得以維繫良好的團隊關係。也因此，易凱說成為博物館館長之前，作為學者與策展人的身分與經歷，是他換了職位之後也一直不會遺忘的。

訪談邁入尾聲，談及博物館接下來的計畫，易凱館長說，為了實踐前面曾提及的「把亞洲歷史完整介紹給大家」之願景，還有達到再更加強博物館特色的目標，今年（2019）賽努奇將啟動一個大計畫——博物館會閉館

一年，準備新的展覽，延伸藏品所涵蓋的年代範圍，同時也要讓中、日、韓、越館藏間的互動與關聯更為出色地展示在眾人眼前。

閉館的一年，賽努奇博物館除了繼續擴增館藏外，將藏品分享給其他地區的觀眾欣賞也是選項之一——例如以巡迴展的形式展出藏品，抑或挑選特別的選件、搭配特別的空間展出——易凱館長說，這些都是在此期間可以思考與嘗試的事。

訪問以英文進行，刊出文字經編輯部編譯整理。

林問亭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圖8 | 戰國時期 約西元前4世紀 鼎（原趙無極藏品） 青銅 賽努奇博物館藏 Antoine Mercier攝 © Musée Cernuschi